

# The Dead Are With Us

死者和我们在一起

Rudolf Steiner

鲁道夫·施泰纳

February 10, 1918 Nuremberg, Germany

1918年2月10日，德国纽伦堡

我们在精神科学中的研究包含了很多我们不能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应用的东西，有时我们可能倾向于感觉到它与日常生活相当遥远。但这只是个例子。我们所接受的关于精神世界秘密的知识领域每一个时刻都是对我们灵魂的重要和深刻的意义；似乎远离我们的是灵魂向内的需要，为了了解现实世界，我们必须使自己熟悉它。但为了了解精神世界，我们自己思考和描绘世界上赋予我们的思想和概念的精神画面是至关重要的。然后这些思想经常在灵魂中不知不觉地工作。灵魂正在工作的地方似乎是相当遥远的，而在现实中，它确实非常接近灵魂生命的更高领域。因此，我们将再次研究在死亡和新出生之间的生命，这种生命似乎已经从现实世界的人类中消失了。我将以简单的叙述从精神调查发现的东西开始。这些事情如果经过反复的思考和思考，就能被理解；通过它们自己的力量，它们使灵魂能够理解它们自己。任何不了解他们的人都应该意识到，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够频繁。这样的事情必须通过精神科学来研究，但是如果灵魂会一次又一次地思考它们，它们是可以被理解的。这样，他们就会被生命中遇到的事实所证实；只要对生命进行适当的研究，他们就会得到生命的事实在事实的证实。你将从许多演讲课程中认识到死亡与新出生之间的生命充满了困难，因为它的条件是完全的不同于那些可以在物理世界里的身体器官的帮助下被描绘的生命中的那些。我们必须熟悉完全不同的概念。

当我们与物质环境中的事物建立关系时，我们知道，在物质世界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对我们的行动、我们意志的表现作出反应，这种方式使我们在我们的环境中的这些行为给我们的存在带来快乐或痛苦。这种反应发生在动物王国和人类王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矿物世界(包括空气和水中的世界)，以及本质上的植物世界，在我们所做的行动时，对我们所谓的快乐或痛苦是不敏感的。(当然，从精神上看，这件事有点不同，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必担心。)在死者的环境中，这一切都变了。在所谓的死亡条件的环境中，一切(包括死亡本身所做的)引起了整个环境中的快乐或痛苦。死者不能做任何一件事，他不能，如果我可以用画面说话，他不能移动他的一条四肢，而不因他所做的事而带来快乐或痛苦。

我们必须设法将我们的方法纳入这些存在的条件。我们必须吸收一种思想，即死亡与新出生之间的生命是这样构成的，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唤醒了环境中的回声。在死亡和新生之间的整个时期，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甚至不能动弹，就像画中的那样，在我们的环境中没有觉醒的快感或痛苦。矿物王国，就像我们在物质层面上所拥有的一样，并不存在于死者身上，我们的植物世界也不存在。

从这本书《神智学》中可以看出，这些王国是以相当不同的形式存在的。他们不存在于精神世界中，我们在这里认识他们，即，作为缺乏感情的领域。我们在物理层面上认识人的第一个王国，对死者有意义，因为它可以与死者在他的环境中所拥有的相比较，那就是动物王国。当然，我并不意味着在物理层面上的个体动物，但整个环境的影响和影响犹如动物在那里一样。环境的反应是这样的，即愉悦或痛苦从所做的事情中得到。在物理平面上，我们站在矿物土壤上；死人站在“土壤”在这种意义上可以与动物性质相比较的环境中的生命。

因此，死者开始了他的生命-两个王国-更高的地方。在地球上，我们只从外面了解动物王国。死亡与新出生之间的生命的最外部的活动在于获取更多和更准确的动物世界知识。因为在死亡和新生之间的此生中，我们必须准备好所有这些力量，这些力量来自宇宙，组织我们自己的身体。在物质世界中，我们对这些力量一无所知。在死亡和新生之间，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直到它最小的粒子，都是从宇宙中形成的。因为我们自己准备了这一物质的身体，把动物本性的整个范围汇集在一起，我们自己建立起来。

为了使这幅画更准确，我们必须熟悉一个概念，一个观念，一个与现在的心态相当遥远的概念。现代人很清楚地知道，当一个磁针的一端指向北方，另一个指向南方时，这不是由针头本身引起的，而是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宇宙的磁铁，它的一端指向北方，另一个指向南方。断言这个方向仅仅是由磁针中所包含的力所引起的，就被认为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在动物或人类中发育的种子或胚芽的情况下，所有的科学和所有的思想流派都否认宇宙的影响因素。在磁性针的情况下将被描述为无稽之谈的东西，在母鸡内形成蛋的情况下，无需进一步考虑就被接受。但是，当蛋在母鸡中形成时，整个宇宙实际上是参与的；地球上发生的仅是对宇宙力量的刺激。在鸡蛋中塑形的一切都是宇宙力量的印记，而母鸡本身只是一个地方，一个住处，在这个地方，宇宙，整个世界体系正在发展这项工作。在人类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的。这是我们必须熟悉的思想。

在死亡和新生之间，人类与更高层次的存有们一起工作在这个渗透到宇宙的整个力量体系中。因为在死亡和新生之间，他不是没有工作的，他是永远工作着。

他在精神领域工作。动物王国是他认识的第一个领域，并以如下方式认识。如果他犯了一些错误，他立即意识到疼痛、痛苦、在环境中；如果他做了什么正确的事，他就会意识到快乐，在环境中。他不停地工作，呼唤快乐或痛苦，直到最后，灵魂-本质是这样的，它可以下降，并与将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一个物质身体，灵魂的存在，如果它本身没有在物质形态上发挥作用，就永远不会下降。

那就是动物王国，然后，首先要认识他。下一个 是人类王国。不存在矿物性质和植物王国。死者对人类王国的认识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熟悉的短语。

在死亡和新出生之间--死亡--死亡----死亡有联系，只能与那些人的灵魂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永德世界，他已经在地球上，在最后还是在一个更早的化身中与他有联系。其他灵魂从他身边经过，他们不属于他的能力范围。他意识到动物王国是一个整体；只有那些人的灵魂来到他的理解范围，他在这里与他在地球上有关；随着这些人的成长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你不能想象他们的数量很小，因为人类个体已经通过了许多地球生命。在每一个地球生命中，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业力联系，并由此形成了网络，在灵性世界中，网络延伸到了死者在生命中所认识的所有灵魂；只有那些从未与之相识的灵魂仍在圈子之外。

这表明了一个应该强调的真理，即地球生命对个人的最高重要性。如果没有地球生命，我们就无法与精神世界中的人类灵魂形成联系。这些联系是在地球上进行的，然后在死亡和新出生之间继续。那些能够观察到那个世界的人如何逐渐认识到死者是如何建立越来越多的联系的-所有这些都是地球上形成的业力联系的结果，就像死者与之接触的第一个王国-动物王国-我们可以说，死者所做的每件事，即使他只是移动，都会在他的环境中带来快乐或痛苦，因此，我们可以说，关于世界上人类领域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死者在灵魂生活领域与人类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当死者认识了一个灵魂，他就会像他自己在里面一样了解这个灵魂。

死后，对另一个灵魂的认识就像地球上我们自己的手指、头或耳朵的知识一样亲密-我们在另一个灵魂中感觉到自己。在人类灵魂中，在死亡和新生之间有两种基本的体验：我们要么在其他灵魂中，要么在他们之外。即使是在我们已经熟悉的灵魂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也在里面，然后又在他们的外部。

与他们见面的人与他们在一起，在他们之中。在他们外面意味着我们没有注意到他们。如果我们看到地球上的某个物体，我们就会感觉到它；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开，我们就不再感知它了。在那个世界，当我们能够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他们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人类的灵魂中；而当我们不处于这样的位置时，我们就在他们的外部。

在我现在告诉你们的事情中，你们拥有灵魂与其他灵魂在死亡和新生之间的交融的基本形式。同样，人类也在其他层次、天使、天使等人的内部或外部。王国越高，人在死亡后就越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束缚；他感到仿佛是在支撑着他，以强大的力量支撑着他。大天使比天使更能承受他，古老的天使又比大天使更强大，依此类推。

今天的人们仍然很难获得精神世界的知识。如果人们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去了解精神世界的秘密，那么这些困难或多或少就会自行解决。这里有两种接近的方法。了解精神世界的一种方式会使人完全肯定自己的存在中的永恒。这种知识，在人性中，有一个永恒的存在的核心，它贯穿生死-这种知识，虽然对现代人类来说是遥远的却相对容易获得；它将由那些有足够的毅力的人在“更高世界的知识”一书和其他著作中描述的道路上获得。它是通过走上面描述的道路来达到的。这是精神世界知识的一种形式。另一种是所谓的具体的、直接的与精神世界的存在的接触，我们现在将谈论那些仍然在地球上的人和所谓的死人之间的交流。

这种交流当然是可能的，但它比容易实现的第一种知识形式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与一个已经死亡的人进行实际的交流是可能的，但却很困难，因为它需要寻求者的谨慎照顾。控制和纪律对于这种与精神世界的交往是必要的，因为它与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律有关。我们在地球上的人类所认识到的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较低的冲动，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精神上的更高的生命；因此，当人类还没有真正控制自己的时候，他就很容易通过与死者直接接触而体验到较低的冲动的上升。

当我们接触到一般意义上的精神世界时，当我们获得关于我们作为灵魂和精神存在的不朽的知识时，就不可能有任何不洁的东西进入。但是，当它是与已死亡的个人接触的问题时，死亡个体的关系-尽管看起来很奇怪-总是与血液和神经系统有关。当然，只有那些没有通过纪律和控制来净化自己本性的人才会有危险。这必须说，因为这是为什么在旧约禁止与死者交流。这种交往如果以正确的方式发生，就不是有罪的。当然，必须避免现代精神主义的方法。当交往是属灵的，它不是有罪的，但当它没有与纯粹的思想相伴时，它很容易导致较低的激情的刺激。唤起这些激情的不是死者，而是死者生活的元素。值得考虑的是：我们在这里所感受到的‘动物’在质量和自然是死者生活的基本要素。死人生活的王国在进入我们的时候很容易被改变；在那个更高的世界里，什么是更高的生命，当它在我们地球上的时候，它就会变得更低。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谈论活人和所谓死者之间的交往时，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一个神秘的事实。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谈论这种交往时，精神世界可以被描述为真实的世界，因为这样的经验揭示了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完全不同。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只要人类还没有发展出他的洞察力，就可能对他毫无意义；但当我们仔细考虑它时，我们就会意识到，它与我们密切相关，正如它在实际生活中所做的那样。那些能够与死者进行交流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敏锐的洞察力，他们意识到为什么人类很难通过直接的感知来了解有关死者的任何事情。

我们在物质世界中习惯的所有形式的交往，在地球和死者之间建立起来时，都必须颠倒，这似乎是奇怪和古怪的。在物质世界里，当我们和一个人从一个身体到另一个身体说话时，我们自己在说话，当我们说话时，我们知道这些话来自我们；当另一个人对我们说话时，我们知道这些话来自他。

当我们和一个死人谈话时，整个关系都发生了逆转。“我们说话的时候”这句话可以如实地使用，但这种关系却反过来了。当我们向死者提问，或对他说些什么时，我们所说的话来自他，来自他。他激励着我们的灵魂-我们问他什么，我们对他说什么。当他回答我们或者对我们说什么的时候，这是从我们自己的灵魂中产生的。这是一个人在物质世界中不熟悉的过程。他觉得他说的话是出自他自己的存在。为了建立与死者的交往，我们必须调整自己，听取他们自己说的话，并从我们自己的灵魂中接受他们的回答。

这样抽象地描述，过程的本质是容易掌握的，但真正习惯于熟悉的形式的完全颠倒是非常困难的。死者总是在我们身边，总是在我们中间，而且他们没有被感知的事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对这种颠倒形式的交往的理解。在物理层面上，我们认为，当任何东西从我们自己的灵魂中出来时，它就来自我们自己。我们还远远不能对它是否受到精神环境的启发给予足够的关注。我们更喜欢把它和物理层面上熟悉的经验联系起来，在那里，如果有东西来自环境，我们会立即把它归于另一个人。这是与死者交往的最大错误。

我一直在告诉你们所谓的活人和所谓的死者之间交往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果这个例子只帮助你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精神世界中的条件完全颠倒了，在那里，你会像原来那样向右转，那么你就已经掌握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这是那些想要进入精神世界的人经常需要的。这个概念很难适用于实际的个案。例如，为了理解甚至是物质世界，这是渗透到和贯穿于精神，它是至关重要的把握这一思想的完全逆转。因为现代科学没有抓住它，大众意识完全不知道它，所以今天对物质世界没有精神上的理解。即使是那些非常努力地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人也会经历这种情况，而人们往往不得不简单地接受并离开这个世界。几年前，我在柏林的一次大会上和我们的许多朋友谈到了人的身体有机体，特别提到歌德的某些想法。我试图解释大脑，在它的物理形态，只有当它被认为是生物体的另一部分的完全转变时，才能被正确地理解。没有人能理解，手臂上的骨头必须像手套一样向内翻，这样才能产生头骨。这是一个困难的概念，但没有这样的图片，一个人不可能真正理解解剖学。我只在括号内提到这一点。我今天说的关于与死者交流的话更容易理解。我向你描述的事情一直在发生。你们所有坐在这里的人都在不断地与死者交流，只有普通的意识才不知道这一点，因为它在潜意识中继续存在。

透视意识不会将任何新事物吸引到存在中，它只是将精神世界中一直存在的东西带入意识。你们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地与死去的人交往。

现在，我们将考虑如何在个别情况下与死者发生交往关系。当有人死了，我们被抛在后面时，我们可能会问：我如何接近死者，使他亲身体验我？死人怎么

再靠近我，使我能住在他里面？这些问题很可能会被提出，但如果我们求助于物理层面上我们熟悉的概念，它们就无法得到回答。在物理层面上，普通意识只有从觉醒到入睡的阶段才能发挥作用；而在日常生活中，从入睡到觉醒之间，意识的另一部分仍然是朦胧的，这一点同样重要。从真正的意义上说，人类在睡觉时并不是无意识的，他的意识太模糊了，他什么也没经历过。这是一种朦胧的意识。但是，当我们研究人类与精神世界的联系时，我们必须牢记整个人-在清醒和睡眠中的生活。想想你自己的经历。你总是用干扰来看待你的生活过程，你只描述你醒着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生活就这样破碎了：醒着睡了；醒着睡了。但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也在那里，在研究整个人类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清醒的生活和睡眠的生活。第三件事也必须考虑到人与精神世界的交往。因为除了清醒的生活和睡眠的生活，还有第三种状态，甚至比清醒和睡眠生活更重要的与精神世界的交往。我指的是真正的醒着行为和睡觉的实际行为，这持续了一小会儿，因为我们马上就进入了其他的状态。如果我们对这些醒着和睡觉的时刻产生微妙的、敏感的感觉，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给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光明。在偏远的乡村地区，这种习俗正在逐渐消失，但在我们这些年纪较大的人还年轻的时候，人们习惯于这样说：当你醒来时，立即走到光线正在倾泻而过的窗口是不太好的；你应该在黑暗中呆一会儿。乡下人过去对与精神世界的交往有一定的了解，他们宁愿在这一刻醒来，不要立即进入明亮的日光，而是保持内心的收集，以便在醒来时保留一些用这种力量从人类灵魂中掠过的东西。突如其来的白昼是令人不安的。当然，在城市里，这是难以避免的；在那里，我们不仅受到日光的干扰，甚至在被街道的喧闹声、电车铃铛的叮当声等吵醒之前也感到不安。整个文明生活似乎合谋阻碍了人类与精神世界的交流。这并不是为了谴责物质文明，而是必须牢记这一事实。再一次，在沉睡的时刻，精神世界以力量接近我们，但我们马上就睡着了，失去了对灵魂所经过的东西的意识。但是，可能会出现例外情况。

这些醒着和睡着的时刻对于交流至关重要，例如，与所谓的死者，以及与更高世界的其他精神存有的交流。然而，为了理解我在这件事上要说的话，你们必须熟悉一个在物理层面上不容易应用的想法，因此它实际上是未知的。想法是这样的。在精神层面上，“过去”并没有真正逝去，而是依然存在。在物质生活中，人们只对空间有这种概念。如果你站在一棵树前，然后走开，回头看它，树并没有消失，它还在那里。在精神世界中，时间是如此。如果你在某一时刻经历了某件事，那么就物质意识而言，它在下一个时刻就已经消失了；从精神上来说，它还没有消失。你可以回头看它，就像你回头看那棵树一样。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用著名的话说：“这里的时间变成了空间”，这表明了他对此的了解。这是一个神秘的事实，在精神世界中，有一些距离不会在物理层面上表现出来。一个事件已经过去，仅仅意味着它离我们很远。我要你记住这一点。对地球上的人来说，当醒来的时刻到来时，入睡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然而，在精神世界里，入睡的时刻并没有过去，我们只是在醒来的那一刻，离它更远了一点。当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面对死去的人，在醒来的時候，我们又一次面对我们的死者。(就像我说过的，这是不断发生的，只是它通常存在于潜意识中。)就物质意识而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刻；对于精神意识来说，一个只是比另一个更远一点。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一点，因为我现在要说的话，否则你们可能会发现很难理解。

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清醒和入睡的时刻对于与死者的交往特别重要。在我们的整个生命中，没有一个时刻是睡着的，或者是当我们与死者无关的时候醒来的。

睡觉的那一刻对我们来说特别有利。假设我们想问死者什么的。我们可以把它藏在我们的灵魂里，直到睡着的那一刻；因为这是把我们的问题带给死者的时

候，还有其他的机会，但这个时刻是最有利的。例如，当我们向死者朗读时，我们肯定会接近他们。但是对于直接的交往，最好的办法是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向死者提出我们的问题。

另一方面，清醒的时刻是最有利于死者与我们沟通的时刻。再一次，没有人-没有人知道-在他醒来的那一刻，没有人会带着他从死者身上传来无数的消息。在灵魂的无意识区域，我们不断地与死者交谈。当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向他们提出我们的问题，我们对他们说，在灵魂深处，我们必须说些什么。在唤醒死者的那一刻，与我们交谈，给我们答案。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只是两个不同的点，在更高的意义上，这些彼此之间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就像在物理层面上，两个地方是同时发生的一样。

现在，为了与死者交流，生活中的一些东西更有利，而另一些则不那么有利。我们可能会问：什么才能真正帮助我们与死者交流？我们与死者交往的方式不可能与我们与活人说话的方式相同，死者既不听也不接受这种讲话。我们在五点钟的茶点和咖啡馆里聊天时，不可能和死者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向死者提出问题或向死者传达某种东西，是因为我们把感情的生活与我们的思想和想法结合起来。假设一个人通过了死亡之门，你想让你的潜意识在晚上向他传达一些信息。

因为它不需要有意识地传达。你可以在白天的某个时候准备它，然后如果你晚上十点上床，准备好了，比如说中午，当你睡着的时候，它就会传给死者。然而，这个问题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出；它绝不能仅仅是思想或思想，它必须充满感情和意志。你与死者的关系必须是一颗心，是内在利益的一部分。当他活着时，你必须提醒自己对死者的爱，并不抽象地说出自己对他的爱，而是用真正的温暖的心对待他。这可能会在灵魂中生根，以至于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它就变成了对死者的一个问题。或者你可以尝试清楚地意识到你对死者的特殊兴趣的本质是什么。做以下工作是非常好的。想想你和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在一起的生活，想象一下你和他在一起的真实时光，然后问自己：是什么吸引了我对他特别感兴趣，吸引了我？当我对他印象深刻的时候--喜欢他所说的话，发现它很有帮助和有价值？如果你提醒自己，你与死者有着强烈的联系，对他有着浓厚的兴趣，然后把这转变成一种对他说话、对他说些什么的愿望。如果你在纯洁中培养了这种感觉，并让问题产生于你对死者的兴趣，那么问题或沟通就会留在你的灵魂中，当你入睡时，问题就会转移到他身上。一般的意识作为一种规则，对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因为睡眠会立即发生；但是，因此过去的事情常常仍然存在于梦中。在大多数梦的情况下-尽管从实际内容的角度看，它们是误导的-在大多数我们对死者的梦中，发生的只是我们错误地解释了它们。我们将他们解释为来自死者的信息，而他们只不过是对我们自己针对死者的问题或沟通的回应。

我们不应该认为死者在我们的梦中对我们说了些什么，但我们应该在梦中看到一些从我们自己的灵魂到死者的东西。梦就是这个的回声。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发育，能够在睡觉的时候意识到我们对死者的问题或交流，我们就会觉得死者自己在说话-因此梦中的回音似乎是来自他的信息。在现实中，它来自我们。只有当我们理解透视者与死者之间联系的本质时，这才变得容易理解。死者似乎对我们说的是我们对他说的话。

醒来的时刻对死者接近我们是特别有利的。在醒来的时刻，从死者到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在人生中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由死者或更高层次的人所激发的，尽管我们把它归之于我们自己，就像从我们自己的灵魂而来。

死人说的是我们自己的灵魂。白天的生活即将来临，醒来的时刻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很少愿意去观察从我们的灵魂中产生的亲密迹象。当我们观察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虚荣地把他们归因于我们自己；然而，在这一切中，以及从我们自己的灵魂中出来的其他许多东西-我们的死者对我们说的话仍然存在。死者对我们说的话似乎源于我们自己的灵魂。如果人们知道生命实际上是什么，这种知识就会产生一种对我们和我们的死者持续生活的精神世界的尊敬和虔诚的感觉。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中，是死者在工作。我们周围的知识，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有一个精神世界，知道死者在我们周围，只有我们不能感知他们-这种知识必须在精神科学中展开，不是作为外在理论，而是作为真正的内在生命渗透灵魂。死者在我们内在的存在中对我们说话，但我们不正确地解释我们自己的内在存在。

如果我们要正确地理解它，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内心与所谓死亡的灵魂是联结在一起的。

现在，在相对较早的几年或以后的生命中，灵魂是否通过死亡之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爱过我们的孩子死去时，这与那些比我们年长的人的死亡完全不同。精神世界的体验描述了以下方面的区别。与死去的孩子交流的秘密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在精神上，我们不会失去他们，他们会留在我们身边。当孩子们早逝时，他们会继续与我们同在-精神上-达到一个非常显著的程度。我想把它作为冥想的主题来思考和发展，当孩子们死去时，他们不会失去我们；我们不会失去他们，他们会在精神上和我们在一起。对于那些死去的老年人，可以说是相反的。那些年纪大的人不会失去我们。我们不会失去小孩子，老年人不会失去我们。老年人当被强烈地吸引到精神世界时，但这也赋予他们力量，以便在物质的世界中工作，使他们更容易接近我们。的确，他们比留在我们身边的孩子更远离物质世界，但老年人比那些早逝的儿童具有更高的感知能力。年纪大的人会留住我们。

精神世界中不同灵魂的知识揭示了那些在老年生活中死去的人，通过能够更容易地进入地球上的灵魂，他们不会失去地球上的灵魂。我们也不会失去孩子，因为孩子们或多或少仍在人世的范围内。这种差异的含义也可以在另一个方面加以考虑。

我们并不总是对身体的层面上的灵魂的经历有充分的深刻或微妙的看法。当朋友死的时候，我们哀悼和感受痛苦。当社会上的好朋友去世时，我经常说，为人们的痛苦提供肤浅的安慰，或试图说服他们摆脱悲伤，并不是人智学的任务。

悲伤是有道理的，一个人应该坚强地承受它，而不是让自己被说服离开它。关于痛苦和悲伤，人们不区分它是由儿童死亡还是老年人死亡造成的。从精神上看，有一个巨大的、巨大的差别。当孩子们死去时，留守者的痛苦真的是一种同情-不管这些孩子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还是他们所爱的其他孩子。孩子们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一直与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向我们的灵魂传达了他们的痛苦；我们感到他们的痛苦----他们仍然在这里！当我们忍受他们的痛苦时，他们的痛苦缓解了。孩子在我们心里感觉到了。孩子能和我们分享他的感情是很好的，因此他的痛苦减轻了。

另一方面，我们在老年人死亡时所感受到的痛苦-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父母还是我们的朋友-都可以被称为自私自利的痛苦。一个死去的老人不会失去我们，因此他的感觉与孩子中存在的感觉不同。在后来的生命中死去的人保留了我们，不会失去我们。我们生活在这里，感觉我们失去了他，因此，痛苦仅仅是我们关注。这是自私自利的痛苦。我们没有分享他的感受就像我们对待早逝的孩子的那种情

形下，我们只是感受到了自己的痛苦。

这确实是为了明确区分这两种形式的痛苦：老年人的自我痛苦，对小孩子充满同情的痛苦。孩子活在我们心里，我们实际上感觉到了什么孩子的感受。在现实中，我们自己的灵魂只为那些在晚年死去的人哀悼。

就像这样的事，这可以给我们展示精神世界知识的重要意义。你看，可以根据这些真理来调整死者的神圣服务。就已死亡的儿童而言，强调具体的个别方面并不完全合适。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孩子生活在我们心中，并与我们同在，因此，纪念的服务应该采取一种更普遍的形式，给予仍然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儿童一种广泛和普遍的东西，这是很好的。因此，在儿童的情况下，悼念死者的仪式最好是一个具体的葬礼。在一个方面，天主教仪式在这里是更好的，另一个是新教。天主教仪式不包括葬礼，而是包括仪式和仪式。它是一般性的、普遍的；它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尤其是对儿童有好处。对于一个在晚年去世的人来说，个人方面更重要。这里最好的葬礼将是纪念个人生命的葬礼。在这种情况下，新教徒的礼拜仪式，与死亡者的生命有关的演说，将对灵魂具有重大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仪式的意义就会更小。同样的区别对于我们关于死者的所有想法都有好处。对孩子来说，当我们进入一种与他联系在一起的情绪时，最好是这样；我们试着把我们的想法转向他，然后当我们入睡时，这些想法就会向他靠近。这样的思想可以是更普遍的，例如，可以针对那些已经通过死亡之门的人。对于一个老人，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记忆集中在作为一个个体的他身上，思考他在地球上的生活，以及我们和他一起经历的事情。为了与一个老人进行正确的交往，非常重要的是想象他的存在，使他的存在在我们自己中复活-不仅是通过记住他说过的话，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而且是通过思考他作为一个个体的身份，以及他对世界的价值。如果我们让这些东西在内心生活，它们将使我们能够与一个已经死去的老人联系起来，并对他有正确的记忆。因此，为了展现真正的虔诚，重要的是要知道，对于那些早逝的人和那些在晚年死去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想一想，当许多人在年轻时就要死的时候，能对自己说：他们真的总是存在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迷失在这个世界上，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是从其他角度说过这点的，因为这些问题一定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我们成功地意识到了精神世界，一种认识至少会让我们从当下充满忧愁的无限悲伤中照亮-因为那些年轻的死去的人仍然与我们同在，一个活着的精神生命可以通过与死者的社区而产生。如果唯物主义没有把它的力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阿里曼能够伸出爪子，并获得所有人类力量的胜利，就会产生一个活生生的精神生活。

许多人可能会说，纯粹在物质层面上说，在他看来，像我这样的迹象似乎相当遥远，他宁愿被告知他早晚都能做些什么，使他与精神世界建立一种正确的关系。但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想法。就精神世界而言，首要的是我们要发展对它的思考。即使死者似乎是遥远的，而现在的生命近在咫尺，但事实上，我们有今天所描述的想法，我们让我们的头脑沉溺于似乎远离外部生活的事物-这一事实提升了灵魂，赋予了灵魂精神力量和精神营养。把我们带入精神世界的不是看似近在咫尺的东西，而是来自精神世界本身的东西。因此，不要害怕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这些想法，不断地将它们带入灵魂中的新生活。对于生命，甚至对物质生活来说，没有什么比强烈和肯定地实现与精神世界的交流更重要的了。如果现代人没有完全失去与精神的联系，这些阴沉的时代就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天只有极少数人能洞察到这一点，但洞察力肯定会在未来出现。今天的人们认为：当一

个人通过死亡之门时，他的活动就物质世界而言就停止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所谓的死人和所谓的活人之间有一种活生生的、永恒不变的交往。那些通过死亡之门的人并没有停止存在，只是我们的眼睛已经看不到他们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那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冲动都与死者联系在一起。福音的话也适用于死人：“灵的国不带着观察(也就是说，外部观察)而来；他们也不会说，瞧，在这里，看哪，灵的国就在你们里面。”

因为我们不应该通过外部因素寻找死亡，而是应该意识到它们总是存在的。所有的历史生活，所有的社会生活，所有的道德生活，都是由于所谓的“死人”的共同运作而前进的。当他的意识不仅充满了他坚定地站在物质世界中的意识，而且在他能够说出他爱过的死者时，他的内心意识到：死者和我们在一起，他们就在我们中间时，人类的整个存在就会无限增强。这也是对精神世界的真正认识和理解的一部分，精神世界本来是由许多不同的碎片拼凑而成的。我们只能说，当我们思考和谈论精神世界的方式来自于精神世界本身时，我们才知道精神世界。

死者就在我们中间-这句话本身就是对精神世界的一种肯定；只有精神世界才能唤醒我们内心的意识，在非常真实的情况下，死者和我们在一起。